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言岚 校对杨卓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 25593776

420918118@qq.com
本版投稿邮箱

记事本



谭熙荣

回家过年

一年又一年

欧阳跃

小时候,对时间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母亲和村里的十几个阿姨结伴办年货时,年,就快来了。

那个时代,乡下人都很单纯,通常是几家甚至十几家结伴一起办年货,比如糍粑,比如做豆腐,推磨的推磨,烫粉皮的烫粉皮,晾晒的晾晒,切粉皮、切粉丝、粉丝扎把、粉皮装袋。小村上空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一群孩子围着口水围锅台转,这些细仔子里,当然不会少了我。时不时接过阿姨们递过来的撕烂了的粉皮,吃得撮嘴甩手,照样狼吞虎咽。十几个婆娘叽叽喳喳,开着荤的素的玩笑。一台如火如荼的过年大戏,就此拉开了帷幕。

诸如蒸酒、做豆腐、烫粉皮、磨淀粉。今天你明天他家,十几家都做,通常得十天。过了腊月二十三,各家进入或油煎或炒粉皮薯皮、酥子花生的忙碌中。关于炒年货,家乡流传一句顺口溜:炒七不炒八。意思是炒货也好,油炸果酥也好,必须在腊月27日之前完成。到了二十八,就将进入实质性的过年备菜准备了。比如杀年猪,比如炸丸子。农家都以过年能杀头年猪而自豪,基本几户

就有一家杀年猪。因此,每到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村里年猪的哀嚎声此起彼伏,整日不歇。乡村习俗,每家杀年猪时,都要燃放爆竹。村庄内从早到晚一浪高过一浪的猪嚎声,爆竹声,把村里的年味推向高潮。

母亲自月初忙到年三十,盘点年货,实在没几样。可母亲依然喜形于色,看着大包小袋的年货,脸上写满了成就感。

年夜饭后围炉守岁,一家人围在炭火炉旁,嗑着瓜子,剥着花生,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几姊妹像是个个打了兴奋剂,静静地听着妈妈的唠叨,听着窗外时断时续的爆竹声,守候着新年的钟声,守候着新年即将到来时,爸爸给我们每人两毛钱的压岁钱。

那时过个年,就物质生活而言,无疑是不富有的,可精神生活十分充实。过年了,能敞开肚皮吃一顿好鱼好肉,不用顶着寒风,冻手冻脚的去割猪草,那便是我们儿时最大的心愿。

新年初一的早晨,空气显得格外清新,过年的氛围使人们的心情格外舒畅。人们脸上都挂着亲切的笑容,相互串门拜年,互道一声:贺喜发财。村村尾尾溢出的和谐喜气,正是人们心心念念、难以释怀的浓浓年味。

随笔

插了梅花便过年

王太生



梅梅,冬日雅事,岁暮市声远,窗外腊梅开了,疏疏斜影,暗香浮动,开得冷香馥郁,梅枝清冽。再看梅,宫粉、绿萼、大红、朱砂……细圆芽苞凝结枝头,梅一开,寒冬的树就亮堂了。

古人清供,犹爱一枝梅。宋代仇远《插梅》诗:“偶得数枝梅,插向陶瓶里。置之幽窗房,注以清冷水。肌肤若冰雪,寒极裹不起。岁晏且闻香,春深看结子。”素手把梅,将数枝梅插入陶瓶中,瘦瘦花器,着一袭梅,微微呼吸,尘佛佛静。齐白石《岁朝图》,画梅花、磨盘、柿子、鞭炮,喜气洋洋,梅花插在花瓶里,暖红冷香。

汪曾祺《岁朝清供》中提到:“我家旧园有腊梅四株,主干粗如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初一早,我就爬上树去,选择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拗折下来——腊梅枝脆,极易折,插在大胆瓶里。这枝腊梅高三尺,很壮观。”

他还说,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这样就想到高古旷远的山中,无杂念,亦无功利事。肌肤若冰雪,寒极裹不起。岁晏且闻香,春深看结子。草垛旁,有鸡爪瓜。几个人洒水除尘,打扫庭院,辞旧迎新。那样的一种简意生活,岁月充满仪式感,折一枝梅,插入瓶中,清淡的日子,更见素雅。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瓶,窑密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以上,投以硫磺五六钱,砍大枝梅花插瓶,方快人意。”

何为快人意?按照我的粗浅理解,大瓶插供大枝梅花,瓶、梅俱佳,就像一个人面对好食物,大快朵颐,香气在一屋释放,内心的快乐也在尽情释放,沉浸在大喜悦里。

山中有大梅树,枝苞勃发,闲人折枝扛花,实为岁暮浪漫之事。

梅花器,口小肚大,给人端庄稳重的美感,最好素色,龙泉窑的淡青色为上,哥窑的冰裂纹、钧窑的窑变纹次之。梅花造型,讲究疏密、正斜、参差、穿插与灵动。

山家也没那么讲究,一瓦罐泉水,站数枝梅,在清风中摇曳。

我所能想见的生活,是那几个散淡的人,或头戴风帽,笠子而坐,坐在一截枯树桩上,晒太阳;或寂寂而立,朝着远山,鸡鸣犬吠处眺望。

想到吾乡的一棵老梅树,那棵老腊梅树,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生长了二百年,枝高过围墙屋脊,把小院的天空分布得密密匝匝,黄葩满树,一院子的香气。

居住这样的小院,如果房间里再有一顶古人曾经用过的梅花纸帐,该有何等雅致。梅花纸帐,就是在一张床的四角竖起四根黑漆柱,上横架一个顶罩,在顶罩和床头、床尾以及背壁三个用细白纸蒙护起来,在上下床的一侧悬挂帘子,就做成了一个纸帐。在纸帐之内的四根柱上各挂一只锡制的壁瓶,瓶中插上新梅数枝,清香四溢。

范成大在《梅谱》中说:“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石着为贵。”吾乡在过年时,蜡梅与梅花次第绽放。蜡梅,或插细枝红梅,或插鹅黄腊梅,只等美人来嗅。

一岁梅,对一岁;一岁梅,对一个人。插了梅花便过年,有一种岁月前行的义无反顾,过来的岁月,不管它过得怎样,开心也好,失落也罢。纵是对将要逝去的年年充满留恋,用一枝梅花,挥一挥手,作清香四溢的珍重告别。

等到一觉醒来,东方既白,华光映堂,淡雅清香中,已是新的一年。

散文

连续阴雨,偶遇冬日暖阳,趁阳光后精神爽,骑自行车,去郊外踏雪一圈。骑行至农林村儿时上学的村小门口时,不禁驻足走了进去。学校早已搬迁,可老旧的校舍依旧在,看后叫人陡生几分伤感。倒是校园内的情景,唤起了我美好的童年回忆,似乎瞬间回到了儿时故乡的年味里。

记得儿时,每年刚入腊月头,学校还未放假,母亲便忙于准备年货。这情景要搁在今天,恐怕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如今的人,过了腊月二十都不见有一点“年”的动静,今昔相比,天上地下。如今过年,无须做什么准备,更不用忙忙碌碌大费周折,一切都是现成的。你可以等到腊月十八九,慢悠悠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动手指就行。

株洲有句俗谚:细仔子盼过年。我如今对“年”,早已失去了儿时的热情,有时甚至还有些惶恐。总觉得如今过年少了点什么。潜意识里,想努力调动起对于过年的热情,可每年都是无功而返。看到老校园里的场景,我突然明白,今天城里的“年”,早已丢失了当年乡间的年味。这种丢失了的年味,和我丢失的童心童趣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年味 倪锐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家里有摇尾巴的老狗,灶台挂着冷烟熏出来的腊鱼腊肉,还有那满脸皱纹但精神依然矍铄的妈妈。想起儿时的新年,不由得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穿新衣过新年,是儿时最开心的事。尽管家里穷,但每到年前,妈妈都会把我请到家给我们姐弟几个做新衣服。当年的裁缝,熨衣服用的不是电熨斗,而是在熨斗里放上烧红的木炭,使熨斗加热。然后对着新衣服喷一口水,拿起熨斗“哧——”一声就熨过去了。有一年,当裁缝在给我们做衣服时,淘气的我们三姐弟追跑不断,导致熨斗打翻在地。妈妈一怒之下,追着我们姐弟三打,直至追不到了才放下狠话:“回来再收拾你们!”

过年前几天是家里最忙碌的日子。妈妈会把所有的床上用品拿到池塘边,木脚盆搓衣板准备好,床单被套枕巾枕套一样不落。小件的用搓衣板搓,大件的就放在脚盆里,穿上套鞋,一遍又一遍地踩,一遍又一遍地换水,直到把洗衣粉水踩成清水。拧干被套床单可是个技术活,母亲每每先抓一头拧干,然后递给我,再抓往另一头,我们娘俩一个往这边拧,一个往那边拧,直到拧不出水为止。又要抓又要拧,两人力气大小不一,妈妈说,到后面你只管死死抓住被子就可以了。被子洗完后用米汤水过一遍,那样晒干后,被子干净整齐又带着一股奶香味。山坡道旁,屋檐下到处



祭灶 黄清卫

祭灶,是过小年这一天祭祀的主要习俗之一。小年一过,春节的气氛愈来愈浓,而母亲就在小年这一天以最为隆重的仪式祭灶。

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母亲清晨起床,将饭做好,尔后把我们姐弟从暖和的被窝里喊起来吃饭。吃过早饭,母亲便给我们安排好打扫卫生的工作。分配完任务后,她还要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去把家里的犄角旮旯打扫干净,全家要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年,晚上我还要敬灶王爷,送灶王爷,让他老人家保佑咱家来年红红火火……”

我们姐弟各司其职干起来。我那时候年龄尚小,就是帮姐姐和哥哥跑跑腿,洗洗抹布,换换水,爬上楼梯,大搞卫生的活自然是姐姐和哥哥去干。忙忙碌碌一整天,大家总算是把平日里杂乱无章的土坯房和前后院收拾的整整齐齐。这个结果,母亲是相当满意的,我从母亲的笑容里,能感受到这一切。

夜幕降临后,母亲就“演”起属于她的独角戏——祭灶。那时候,家家户户一般将灶王爷图像供奉在厨房的显要位置,我家厨房也不例外。母亲起先洗手洗了又洗,生怕对灶王爷大不敬一样。而后将旧灶王爷像慢慢揭下来,安顿好旧灶王爷像后,母亲就将香炉里的香点燃,再拿来两

晾晒着花花绿绿的床单,岂是一个壮观可以形容。

搞卫生也是家里的重头戏。“打扬尘”是件大事,农村的老房子好高,妈妈“打扬尘”前,会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然后绑上一个“芒扫把”,“打扬尘”时只要举着竹竿,用竹竿顶端的扫把清扫墙面和屋顶就可以。“打扬尘”重难点是厨房里的蜘蛛网。蜘蛛网一般都在屋子的角落,扫打起来比较难,每次厨房“打扬尘”时,扫把上都是粘得满满的黑黑的。

姐弟几个洗澡,妈妈也有规定。头发要洗三遍,衣服妈妈洗,鞋袜自己洗。姐姐最勤快,每年都是洗澡最积极的,也是洗得最干净的。弟弟最害羞,一个三岁的男孩子,洗澡硬是要躲到厕所里把门关严实。我最懒,不到年二十九,打死我都不洗。妈妈有段谚语:“二十七洗旧疾,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九洗懒狗。”我每次都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追问“那三十呢?”言下之意是,我看到叔叔比我还懒,每年要捱到三十才不得已洗澡。

买年货,妈妈拖也要拖到年二十八九才去买。家里孩子多,买早了不到过年就会吃完。葵花子和花生都买生的,回家炒熟。顺带还会炒一些蚕豆,黄豆,南瓜子,“冻米子”和红薯片。炒好后,姐弟几个可以吃一点,然后就被妈妈收起来了。无论妈妈藏在哪里,都会被姐姐找到,带着我们一人偷一把,躲在房前屋后吃得欢。

乡村的除夕,炊烟透着诱人的美味气息,喜庆的人和欢跳的狗,这里那里不断燃放的鞭炮,家中红彤彤的柴火……一家人围着火堆,吃着零食,听父母说着一年的收成,看着父亲不断地拨着火,那火苗味味地往上蹿。一块钱压岁钱奖给当了三好学生的我,一块钱压岁钱奖给最能干的姐姐,一块钱压岁钱奖给淘气的弟弟……

都说年味越来越少,其实,家在年味就在,妈在年味就在。

根红蜡烛点亮,安放于香炉两侧,然后还要摆上瓜子、花生、苹果等贡品。这些贡品,我们姐弟平日里是根本见不到的,那就更别说吃了。因为母亲说这些贡品是用来“敬爷”的,娃娃吃了不好,我们姐弟只能望果兴叹,把口水往肚里咽。

做完所有的准备工作,母亲微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极其恭敬地对着灶王爷像先作三个揖,再磕三个头。我那时年幼无知,看到母亲这种神态,光知道偷偷傻笑。母亲见状言道:“笑啥呢?妈灶王爷上天火火,我娃可不敬胡笑,小心灶王爷不高兴……”我似懂非懂地凝固了笑容。母亲磕完头后,让父亲在院子中间放了一挂鞭炮。父亲嘟嘟囔囔地说:“封建迷信老一套……”母亲急忙白了父亲一眼,父亲这个无神论者便不再言语了。至此,母亲送灶王爷返回天宫的祭灶仪式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母亲是一个胜利者,因为平常家里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在小年这一天祭灶,是扬眉吐气的一天。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又将早已准备好的新灶王爷像缓缓地贴到供奉之处,依旧将原来的祭品摆好,依旧口中念念有词、依旧作揖跪拜,以此算是把灶王爷从天上“接”回来了。把灶王爷接回人间后,母亲还是让我们姐弟分食了这些贡品,并自圆其说的告诉我们:“我娃吃了这些贡品,你们身体都能健康康,安然无恙!”本是父亲祭灶的事,但因父亲不信这些,母亲却干了,而且年年如此虔诚。我深信善良的母亲的初衷是好的,只是为了这个家的日子能过好,但她没能力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只能借祭灶以慰藉。

现在过年母亲祭不祭灶,我的心里都是欣慰的,她健康长寿,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编者按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现在的年味,确实没有以前浓了。从我们收到的以过年为主题的作品来看,几乎都是对儿时过年的回忆,回忆小时候的年夜饭、回忆母亲祭灶、回忆乡下过年……生活水平的提升,让我们对过年物质的期盼降低了。但无论如何,新年我们对家的思念、对母亲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永远不会改变。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明日就是除夕了,让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诗歌

娘亲的雪原

娘亲的雪原
是一望无际的情感
娘亲的雪原
是无悔无怨的牵盼

广袤是博大的广袤
无限是爱心的无限
从地上到地下
从人间到云天

娘的皑皑雪原
荡平了我生命的沟壑
让我的足迹
落在路上是景致
烙在心上成画卷

娘的辽阔雪原
是我无边的平安
向前,是无尽的所有
向远,是无比的永远

如今,儿有脸有面
是娘干干净净的心愿
娘啊!亲不待
雪,无声
儿,无言

雪愿

植父亲的灵性
我也喜欢雪天
庄稼丰硕的谚语
代代都是
瑞雪兆丰年

沿袭父亲的视线
翘翘厚厚的雪帘
一种冥冥的暗喜
欣欣萌萌地铺展

父亲的心眼
能洞悉圣洁下的热烈
能洞穿迷茫与弥漫
然后,才下意识地
握拳掂掂

顺延父亲的向往
大雪一年我一年
庄稼茁壮庄稼汉
于雪,我已不再是浅赞

问这又一年铺天盖地
丰丰盈盈的瑞雪啊
我得拥拳掂掂
是不是父亲馈赠给我的
意念……

盼雪

在北京打工的日子
我专门去体会风雪
长安街上的风
长城岭上的雪
都没有娘头顶着的高度
飘逸、深邃

人啊人
为什么不能让我
一直挨在娘的身边
深深体会

我的第一声啼哭
是您最深的痛苦
我每一次负重的背影
都是您默默的保佑

好想把行囊里
您的祝福都留下
为只为,我勇往直前的
底蕴和慰藉

而今,儿工作的地方
好难见到大雪
回首,只有您的
依依来路
念前途

选一场大雪纷飞的日子回家(组诗)

吴思章